



原廣州市市長、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會長黎子流近照

黎子流

一個改革者的身影

這是一個標本式的人物。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先鋒之一，黎子流的敢想敢為、大膽創新、坦率實在，早已超出了其官員的角色，成為廣東思想解放的一個形象代言。正是憑着一股「拎着烏紗帽往前衝」的闖勁和拚勁，黎子流和他的夥伴們，以燃燒的激情開闢出一段閃光的歲月。回首來時路，這位八旬老人感慨萬千，「酸苦辣甜，甜字要擺在最後，不經歷風雨，難以見彩虹。」

本報記者 鄭曼玲 林苑

退休已近15年的黎子流依舊忙碌，記者聯繫採訪時，他正在與來自世界各地的「廣府人」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代表開會，商討明年舉辦首屆懇親大會的事項。

乍一看，很難相信這已是一位80高齡的老人。粉紅色T恤、白色短風衣，臉上光滑紅潤，讓人無法從他的表情中讀到曾經的風雨和滄桑，只是言語舉止間流露出來的睿智及氣度，依然有當年叱咤風雲的光芒。

說起他所熟悉的廣府文化，黎子流如數家珍侃侃而談。他說，「團結包容、勤奮務實、開拓進取、敢為人先」就是廣府文化的精髓，而在當下這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裡，很需要這樣一些廣受認同的文化精神來凝聚人心。

舉辦這樣的活動，還不僅僅出於弘揚文化的目的，捐資助學、扶貧濟困等等慈善活動，也都在未來的計劃裡。黎子流說，「小政府、大社會」是改革趨勢，很多事情可以交給社會組織來完成。

改革的意識，已經靜靜流淌在他的血液裡，就像當年那一段衝鋒陷陣、風雨兼程的艱辛歲月。

我做好了失敗的準備

改革開放之初，黎子流在順德當縣委書記。當時，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，黎子流就在當地悄悄搞起包產到戶，遭受了諸多壓力，但他堅持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。」

1977年，香港商人何賢、李兆基、鄭裕彤等第一次到順德，黎子流穿着解放鞋和中山裝就去熱情接待。當時還有人議論，說共產黨的幹部搭上資本家了。但李、鄭順德之行後，各捐資200萬元重建華僑中學振興教育，讓大家都切實感受到對外開放勢在必行。

對於「第一個搞包產到戶」、「第一個接待資本家」，黎子流有自己的理解：「我總堅持一點，無論是建設還是改革，我們都要先行一步，不是越雷池一步，但要越雷池半步。」

當時，關於內地收看香港電視，還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。黎子流組織幹部和村民去香港參觀時特意留意了當地電視節目，發現當中既不反共、反社會主義，也不涉黃涉毒，反而提供了市場經濟、法治管理等讓內地人開闊眼界的大量信息。他回來後便力推在順德開放收看香港電視，但受到重重阻力。1981年，胡耀邦視察深圳時路過順德，在與黎子流閒聊時，胡耀邦不期問道，「你對香港電視怎麼看？」黎子流答，「您想聽真話還是假話？」胡笑說，「當然是真話。」黎子流便大膽談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說，胡耀邦聽後表示認同道，「我在深圳看了幾個晚上，覺得也沒啥。」

有這句話撐腰，黎子流心裡更有底。他堅持說服縣委一班人，專門開了3個小時的會議專題討論，按照當時廣東省委確定的「排污不排外」原則，通過了在順德範圍內「有所借鑒，有所抵制」收看香港電視的決議。

如今說起來，似乎既輕鬆又好笑，但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明白其中的艱辛。黎子流說，當時摸得到石頭就過河，摸不到石頭就可能被淹死，改革總有風險，要有犧牲精神，我早就做好了失敗的心理準備。

最遺憾沒做更多政改試驗

一路走來，從順德到江門再到廣州，黎子流在政壇上所做的施政探索——落實華僑政策、支持民辦大學、開建廣州地鐵等，都同時伴隨著讚譽和質疑。驀然回首，黎子流表示，承受再大的壓力都無怨無悔，但最遺憾的是，沒

有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多做一些嘗試。

他說，民主發展、社會進步，需要一個好的制度，以中國之大很難一蹴而就，但在地方、在局部，可以多做一些試驗和實踐。「民主法治是時代潮流，這條道路一定要走，這種改革探索必不可少，應當讓民衆的民主權利切實得到保障。」

對堅持改革的必要性如此看重，緣於他親身體驗的感受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剛剛就任廣州市市長的黎子流，與很多改革幹將一起，經歷了那個等待、觀望、沉悶的時期。所幸，鄧小平南巡帶來了堅持改革開放的「法寶」，南方講話很快傳遍大江南北，重新燃起改革開放的熊熊烈火，帶領整個中國在萬馬齊喑中衝了出來。黎子流感慨，「1992年的廣州就像一鍋燒開的水，又一次沸騰起來。思想鬆綁了，大家敢幹了，局面瞬間就打開了。」

而今，一些人打着民粹的旗號否定改革，引發諸多爭論，改革似乎又重新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。對於這些雜音，黎子流表示反對，「說改革造成了社會問題，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片面的。當中很多問題，恰恰是改革未到位所造成的，也只有繼續改革，才能進一步解決這些問題。所以，改革開放不能停步，有時要有耐心，也要忍受陣痛。」

他意味深長地說，「老人家的囑託，我們今天其實還沒有完成。」未竟的改革不僅存在於經濟領域，還包括更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，「當中的關鍵是健全民主、法制、用人，這6個字是民心所向，民衆應該有權利選擇罷免。」

或許，這就是一個改革者，對於改革的期待和反思。

黎子流

創造多個改革「第一」

——在順德任縣委書記期間，他在全省（或全國）第一個提出和落實為「四清冤案」平反。

——第一個提出並實行包產到戶。

——第一個實行利用外資。

——第一個在一個縣範圍內允許公開收看香港電視。

——第一個組織幹部、農民到香港參觀。

——第一個恢復民間划龍舟。由於「文革」的殘酷鬥爭，中國農村兩千年的划龍舟競賽，被迫終斷了十多年。

——第一個提出了「無橋不快」的發展橋、路經濟口號，率先採用民間集資的辦法，建起了一座長達17000米的外海大橋，為江門經濟起飛奠定了交通優勢。

——第一個到香港投資建酒店。1984年，黎子流率團到香港，在香港投資8800萬港幣，建立一座香港粵海酒店。此舉讓海外大吃一驚，中國一個地市政府敢到香港來投資，說明中國的確要長期對外開放了。

——第一個建立民辦大學。1986年，民間集資2億元人民幣的江門市民辦五邑大學正式開工建設。當時中國連一所民辦小學都少見，黎子流此舉為中國民辦大學開了先河。

文化 | 責任編輯：王鉅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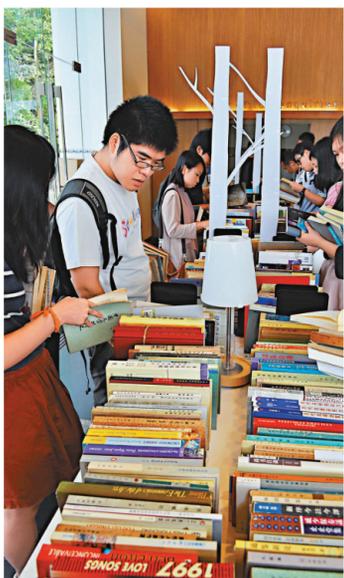
博群書節小記

【本報訊】記者李夢報道：隸屬「博群計劃」的「博群書節」，十月九日至十八日在中大舉行，期間設「淘書」、講座和分享會。中大「博群計劃」於去年九月創立，旨在支持學生參與公民及社會服務項目，至今已舉辦「博群大講堂」和「博群花節」等。

採訪翌日，記者收到周保松的電郵。他說「書節」已改名「漂書節」，因太受歡迎，八成庫存書已在開幕首日被「淘走」。「漂書」不同於「淘書」，不是單純獲取，而是「用己書換他人書」，意在「分享」。周保松期待，書節閉幕那天，淘書換書的同學都能回到這間小小的書房來，講一講十天裡，人與書究竟有怎樣的邂逅。

校友教授獻藏書 學生教工可領取

中大書節：書和人「大邂逅」



▲中大同學在「淘書」 本報攝

【本報訊】記者李夢報道：這個季節在中大，是適合做夢的。天朗氣清，樹啊花的都蓬勃，圖書館身後一帶遠山，灑上初秋陽光，有些衣袂翩跹的模樣。

或許，在這好時好景中，你不會注意到中大圖書館旁邊的逸夫堂裡悄悄冒出一間「書房」。但你坐校巴上山時，不免會好奇，那幢平日見不到太多人出入的禮堂外，因何多了長長一條等待的隊伍？

三月捐出近萬藏書

原來，這些等待，都是衝着書來的。學者雷競璇和一眾中大校友，以及陳韜文和馬傑偉等中大教授，三個月內捐出近萬本藏書。凡中大學生及教職員，免費領取，一人五本，先到先得。

誰都沒想到，因校友雷競璇寫給校長沈祖堯的一封信，三個月後木棉花開的季節，書和人在這裡，有了一場「大邂逅」。

隔了玻璃門望進去，平時空蕩的廳被架上和紙箱裡的書，以及或坐或立「打書釘」的學生，擠得有些滿。原本十月九日

上午九點開門待客，可從上午六時起，就陸續有學生在門外等候。這讓書節籌備小組成員、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有些沒想到。

「我們這次很低調，只在學校裡貼了海報，更多是口口相傳，沒想到居然來了這麼多同學。」周保松說。

開門不久，一整套《魯迅全集》和《全宋詞》就各自找到了新主人。書不會被拆分，一套不管有多少冊，都當作一本。於是，所謂的「五本」，可以有十五本甚至五十本之多。「書房」裡，記者見到一黑框眼鏡女生，「淘」到一套繁體版《十萬個為什麼》，七冊，八成新，用細麻繩捆紮，裝頓頗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小人書或連環畫。

滿足學生淘書樂趣

「書房」是精心布置的，從海報到深藍色沙發綠地毯再到玻璃門上的手抄詩，都是想了又想的。「為一張海報，可能要設計十幾稿。」周保松說。

書，並沒有分門別類歸置好，「故意的，為滿足學生淘書的樂趣」；書，各式各樣的都有，講科技革命和新能源的，講清帶的，講現當代文學理論或文人軼事的。「新書不稀奇，難得的是舊書，有些已經斷版，市面上買不到了。」不過周保松也說，因為捐書老師大多是人文學科背景，所以「書房」中陳列的，也以文史哲類書籍為多。「我們正在嘗試動員軍事或者科學等專業的老師，參與到書節中來。」

辦這樣的書節，「在香港應該說是第一次」，有人擔心學生免費「淘」到書後轉手賣予他人。對此，周保松和參與組織書節活動的人卻不在意：「我們相信中大的學生。」

周保松還說，書節並不是淘書捐書或辦兩場講座這麼簡單。「燃起那一路的燈」，這句寫在書節開幕的話，周保松等「書節義工」們想了很久，因他們覺得，既是節，就要有種氛圍，一種師生間情感的維繫，和代代相傳的力量。「我們想學生感覺到，現在讀書，而不是玩iPhone，才是時髦。」



▲周保松說，書節不單是淘書和講座，更希望建構起一重氛圍 本報攝



▲學生在「書房」打書釘 本報攝



▲書節開幕式現場，學生在讀詩 陳韜文攝

各地書節五花八門

深圳換書節：

自二〇〇八年起一年一屆，為期一日。不定期舉行。市民可攜家中書往指定地點與他人交換，同場舉辦讀書沙龍等。二〇〇九年的換書節在彩田和梅林等社區設置換書點，並從市民提供的書籍中揀選部分贈予廣東省紅十字會。

蘇州曬書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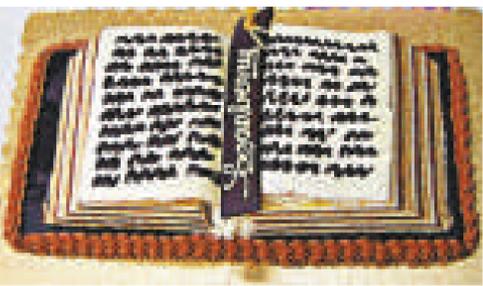
一年一屆，為期一日。今年第四屆蘇州「平江曬書節」在四月尾舉行，包括二手書跳蚤市場、「平江大講堂」和公益募書活動。募集到的圖書將捐予農民工子弟小學的學生。

悉尼售書節：

每年一屆，為期五天。今年九月的售書節，悉尼大學校內廣場一百二十張長桌上擺放了六萬五千餘本各類書籍，售價在一至五澳元之間。書節最後一日，淘書者可以一箱五澳元的「白菜價」搬書回家。

紐約吃書節：

通常在四月一日愚人節當日舉辦，二〇〇〇年由Judith Hoffberg等人創立，據說為紀念十八世紀法國一位名叫Brillat-Savarin的美食家。該人因寫作頗具哲學思辨意味的《味覺生理學》而揚名。吃書節當日，參與者將食物製作成書籍形狀，並在下午茶時段用這些「書食」果腹。通常，人們會在「吃書節」上嘗到寫有「保護環境」和「飢餓」等字樣的玉米餅或高麗菜。如今，「吃書節」已從紐約擴展至美國二十八個州。



▲「吃書節」參與者將食物製成書的形狀